

| 故人故事

怀念我的父亲

(执笔并自由) 王以俭

最近,我像往常一样,从绍兴赶到临海,将住在兄长家的父亲接至老家小住几日。只是万万没有想到,这次竟成了永别。父亲生于1930年10月9日,是一个极普通、极平凡的农民,一辈子在临海乡间务农,除了旅游去过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地外,也没有离开过临海老家。他曾做过大队会计、生产队队长。他与母亲养育我们姐弟四人成人,可谓含辛茹苦。这一点,于我而言,感受更深,体会更多。在当时大部分家庭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,能让我上学,并到临海县城就读高中,使我在1982年考取复旦大学,父亲、母亲等人的确作出了很多牺牲。我人生的第一块手表,因父亲的提议,兄长毅然舍弃他的所爱,从他的手腕上摘下给我使用。我高中时穿的第一双尼龙袜,是姐夫从脚上脱下来给我的。上世纪70年代,粮食普遍短缺,生产队的口粮,根本无法满足我们家六张嘴的需求,特别是在早稻成熟前,我看到家里的米缸经常所剩无几。为保证正在发育期的四个子女不饿肚子,我时常看到父亲走20多里路,挑着柴去城里卖,然后买回高价米,但因经济拮据,每次也不过是三五斤而已。为缓解口粮不足,我们所吃的米饭实行限量,吃米饭前,必须先吃一碗番薯干。当时吃饭的情形是,我们吃番薯干的速度相当、相当慢,难以下咽,而番薯干之后的两碗

米饭却吃得出奇地快,吃起来也特别、特别的香甜……这些,在今天看来,有点不可思议,甚至可笑,但在当时,却是普遍现象。父亲是随和之人,对人对事有包容之心,遇事从不埋怨。在我的印象中,父亲很少对我们严厉过,也没有打骂过我们。在他晚年的十多年里,我还经常同他开一些玩笑,逗他的鼻子,有些玩笑甚至超越父子之分。现在想来,我确实有点过分,但父亲从未有过责怪之意。2015年11月,母亲去世后,他仍坚持一个人居住在老家,谢绝到兄长、大姐家生活,直至2021年9月底,才答应搬到兄长家居住。但这些年来,他从未向我诉说过自己的不满意之处,或者一些不是,做到接受一切,总说兄长对自己的好。对我,他也特别包容。对厨艺一窍不通的我,在陪伴他有限的时日中,他从未说过我菜烧得不好吃,始终是喜欢吃的多吃几口,不喜欢的少吃几口,从未有过半句怨言。父亲十分珍惜亲戚、邻居之情,他总提醒我们,不能占他人的便宜,亲戚邻居之间有来有往,才能有情,才会长久。每逢亲戚邻居前来看望,他总要我们前去回访,有时甚至会送上高出数倍价值的礼品。在我的记忆中,我曾陪他寻访过不少奶奶一辈的老亲,陪他探望过住院的堂弟、堂媳,多次看望过妻妹及与我同辈的表兄、表弟。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他,通过自己的努力,能写一手不

错的毛笔字,为不少邻居、亲戚撰写过对联。他凭着小聪明,通过自身的琢磨,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厨师,操办过不少邻居、亲戚家的红白喜事。他也是邻里纠纷的“老娘舅”,调解过不少亲戚、邻居的家庭纠纷,他们因为父亲主持公道,得以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。我1986年7月分配到绍兴工作至今,接待过不少同村的乡亲,他们前来看,往往带着父亲的叮嘱,让我在能力范围内尽力帮助。这两年,我回临海陪父亲的日子相对多一些。每当我推着轮椅陪着父亲散步,碰到的乡邻都会对父亲津津乐道,一再夸赞父亲当年对他们的友好与帮助。因为父亲的为人,父亲有较好的人缘,他每次去村文化礼堂,其他老人不是让座,就是搬椅子,对他特别尊重。父亲是自强之人,始终坚持做好自己,尽可能少麻烦或不麻烦他人。多年来,他一直在记家庭的收支账,一分一厘均记录在案。前些年,他也采纳我的建议,撰写了相关事件的回忆录。近10年来,父亲基本一个人生活,他很少也不愿麻烦我们。我曾多次问他,一个人生活,是否孤独,是否害怕?他总说没有什么,说某某人也是一个人在山上生活。有一次,我发现他的床榻放着一把刀,我问他做什么,他说是为了防止坏人,用来防身。晚年的他,仍然坚持从事各类农活,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农事,如种植枇杷、橘子、蔬菜、饲养家鸡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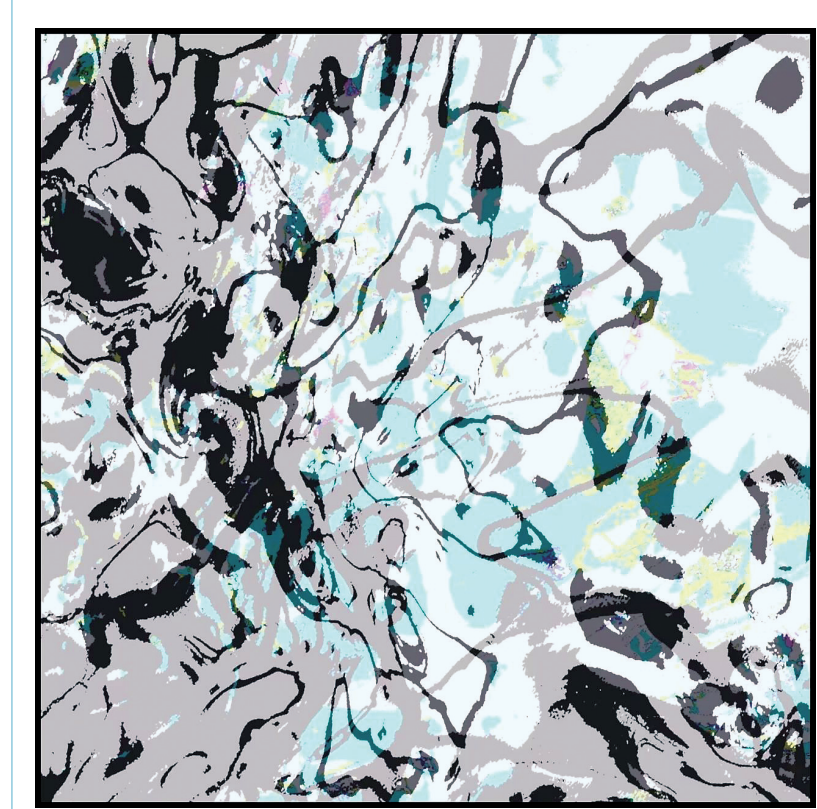
等。其实,他执意去做这些,是为了我们子女。他种植的芝麻晒干脱粒后,用秤称重,平均分成四份,分别送给我们。2020年9月4日中午,父亲在老家从事农活时昏倒在地,不省人事,被好心的村民发现,并在周围人的帮助下被抬回家。当时,烈日当空,如果没有他们的发现与帮助,父亲早已不在人世。那天出事后,父亲在台州医院住了5天。小腿、大腿、臀部等有十多处烫伤,溃烂的皮肤,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和自理能力,患有糖尿病的他,溃烂区域逐步缩小并痊愈。涂敷药膏、包扎等事宜,基本上都由他自主完成。他晚上用的尿盆,从不让我们洗倒,总是自己拄着拐杖或依靠助力器,蹒跚着前去水池边倾倒并用专用拖把清洗。他自己能做到的事,总是自己完成,总是想方设法不来麻烦我们。父亲的突然辞世,我曾数天泪流满面。在与叔叔、婶婶交谈时,接听大姐及表兄等亲戚来电时,我也曾数次哽咽。父亲的突然辞世,给我留下了很多遗憾。前几天,我陪他到临海博物馆参观,曾承诺不久带他去当地的涌泉寺,参观旅游景点龙王十八潭,同时也想秀一秀前段时间从妻子处和菜谱大全APP学来的几个菜品技艺……遗憾的是,这些已成为我永远无法实现的心愿。父亲,请一路走好,愿您在天国安好。如有来生,我愿再做您的儿子,我们仍是父子。

| 阡陌岁月

难忘小人书

谢湘佑 (童年丢了,故乡还在)

看小人书,是儿时最快乐的事情之一。记得当年小人书价格不菲,便宜的要几分钱,贵的二三角。那时父亲还没落实平反政策,工作没恢复,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,向父母开口要钱买小人书是不可能的。我曾因痴迷于看小人书,有机会都会特意跑到乡供销社,跑到最东面的小人书柜台,盯着里面的各种小人书,看上老半天。印象中,我那时对乡供销社最熟悉不过了,一排砖瓦平房,从东到西依次是图书、日用品、布匹之类的,隔着的另外一大间则是卖种子、农药、化肥等农资用品,这都是大人常光顾的地方。而我们小孩子最常去的,是最东头的图书柜台。柜台售货员是个男青年,白白净净的脸,一头黑卷发,上穿的确良衬衫,下着咖啡色西裤,眼神似乎总是那么傲慢,时不时吹几声口哨。的确,那个年代,是计划经济时代,“吃皇粮”的售货员,绝对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好职业。我清楚地记得,二表姐是县里百货公司的售货员,父亲有时去县里添置些布料,都是去找表姐。偶尔到二表姐家吃饭,菜的味道我已忘了,但总觉得二表姐家的饭煮得少,只是盖住锅底而已。一人舀一小碗,剩下的便不多了,即便肚子还饿着,也不好意思再去添点。二表姐还算好点,毕竟有血缘关系,二表姐夫不冷不热,少了些人情味。那时,我虽然对人情世故也不太懂,不会计较那么多,但总觉得有那么点隔阂。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当年谁家有一名“吃皇粮”的售货员,是令人羡慕的职业,而如今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种职业了。不过,当年我最关注的是那些小人书。每次到了乡供销社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来到卖图书文具的柜台前,透过柜台玻璃,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柜台里那些花花绿绿封面的小人书,一盯就是半个小时。可惜兜里没钱,大多时间只能是过过瘾。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要想看小人书,总得想办法赚点钱。小荣是我形影不离的伙伴。每天放学后,我们一起去到村里的角角落落拾些废塑料瓶,然后找个地方藏起来。等到挑着货郎担、高声吆喝收购废品的师傅,我们赶紧将藏起来的“宝贝”拿来,让师傅用杆秤称一下,能换上几枚硬币,或是一分,或是二分,运气好时,能换到三五分。我们得花上一两个月,才能凑足二三元钱,才能到乡里的供销社买上一本喜欢的小人书。我对第一次去买小人书的情景记忆犹新。那天,天还蒙蒙亮,我就起床了,急急忙忙跑去叫小荣,说是一道去买小人书。我们刚出村口,东方的天空露出了一道鱼肚白,慢慢地,鱼肚白变成深红、淡红。这时,太阳从山后探出半个小脑袋,刹那间,便染红了天边的云彩,红红的朝霞映红了我们的脸……我和小荣蹦蹦跳跳往乡里赶,来到熟悉的供销社,门都没开,我们来得早了。不过,也没关系,我们可以玩些游戏,或是捡根树枝在地上画个棋盘,找几块小石子,下一盘棋;或是在地上观察蚂蚁搬家。不知不觉地,等到那个“卷毛”售货员来开门了,我们箭一般地冲了进去,叽叽喳喳地商量买哪本小人书好。最后,还是我说了小荣,我们满心欢喜地买了本《铁道游击队》。小人书一旦到手,我们就如获至宝,立即围在一块,津津有味地看。从这以后,我们一分钱一分钱地赚,凑足了便去供销社买小人书,久而久之,便积累了好些,都是自己喜欢的,比如《平原游击队》《鸡毛信》《岳飞》《白蛇传》《薛仁贵征西》……渐渐地,仅靠自己的小人书,哪够得上阅读需求,得另辟蹊径,想其他办法了。于是,我们将自己的小人书和村里小伙伴的换着看,一圈转下来,一本可以换十多本不同类型的。渐渐地,看的小人书种类也丰富起来。那时,村里互相转借小人书,成了伙伴们重要“外交”手段。有时一些大人也要找我借阅,由此扩大了我们的朋友圈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小人书让我获得许多知识和精神愉悦。再后来,我们升到乡中心小学上学了。除了小人书之外,我便开始啃起《岳飞全传》《说唐演义》《林海雪原》《暴风骤雨》这类大部头来,似乎比小人书更有趣、更过瘾。难忘的童年岁月里,小人书如同一位不说话的忠实伙伴,陪伴我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如今,童年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,小人书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,被那些装帧精美的绘本所代替,但我的脑海里,依旧烙满了小人书的印迹,永远抹不去……



| 人间遐想

荷

(文字是少年的风,中年的梦) 毕雷峰

江南的荷塘喧嚣起来,荷花开始展露芳踪,在一碧千顷的绿盘间亭亭玉立。我曾在蜻蜓舟上把一朵荷花捧在手心,沿着花瓣往外往里数,不多不少十二瓣,每瓣有每瓣的纹路,每瓣有每瓣的姿态,馥郁清雅,宛若凌波微步的仙子。一阵风起,花瓣开始摇落,脆生生、白莹莹的,在水纹涟漪间浮沉,让人心生怜意禅味顿开。荷花原在唐诗宋词里生根;王维端坐焚香,凝视着“红莲落故衣”,静等荷香浮动清气满怀。“素手把芙蓉,李白一手挽着荷花,一手端着酒杯,半醉半醒间把手中的荷花当成了自己,把镜中的自己当成了荷花。同样沉醉的还有李清照,溪亭日暮少情怀,“误入藕花深处”,值得年年记起岁华怀旧。姜夔更是荷花的真知

己,“水配风裳无数”“愁人西风雨浦”,一首词把自己和荷花的心事都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荷花也在文人雅士的心头绽放:唐宋画师的小品,元明清文人的立轴,都有荷花的身影。如吴昌硕题《墨荷清图》里的诗句——“荷花荷叶墨汁涂,雨大不知香有无。频年弄笔作狡狴,买掉日眠孤芦。青藤白阳呼不起,谁真好手谁野狐。并公持去挂粉壁,溪堂晚色同模糊。”这里就提到了他敬重的两位前辈,徐渭和朱耷,都是美术史上鼎鼎大名的写意荷花高手。他们的画作虽取自荷塘场景却极具匠心,不管是构图还是题句;不管是荷叶的俯仰向背还是荷花的生气灵动,都画得神完气足,畅快淋漓。心目中最高意的一次观荷是在

钱塘,当时正值梅雨时节,连空气都是湿漉漉的。适时车过西子湖畔,只见柳枝滴露,幽鸟鸣空,天水一色,烟雨蒙蒙,倒是个舒心悦意、难得一见的景致。行至湖滨堤岸,但见荷叶亭亭玉立,小巧可爱,虽无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之势,却有“青圆如翠叶田田”之态,清风扬起,雨丝飘荡,一派“大珠小珠滚玉盘”的灵动感,让人目不暇接。这时天亦放晴,霞光初现,缭绕的轻轻的白雾在荷叶和荷梗之间徘徊,一朵璀璨的白荷花挺立在眼前,娇羞地半闭半开,沐着雨珠的花瓣正耸拢着,仿佛在窃窃私语……此时此景,一切应在不言中。惟闭上眼睛,轻轻吟诵苏东坡的那首《江城子·江景》——“凤凰山下雨初晴,水风清,晚霞明。一朵芙蓉,开过

满盈盈。何处飞来双白鹭,如有意,慕娉婷。忽闻江上弄哀筝,苦含情,遣谁听!烟敛云收,依约是湘灵。欲待曲终寻问取,人不见,数峰青。”归后在《瓮牖闲评》发现了一段关于这首词来历的记述,大意是:苏东坡在杭州为官时,友人来访拉着他一同游西湖。到湖心忽见一小船翩然而至,船头立一少妇,貌美态佳,自我介绍说是东坡“粉丝”,自少年起便仰慕先生,但在闺室无缘相见,现已嫁为民妻。今日听说先生游湖,便贸然前来,想结识先生。因为善于弹琴,所以献上一曲,斗胆求先生赐词一阙,以为无上荣光,不知先生可否应许?此情此景东坡没法拒绝,援笔而成,遂有此词。读罢,我在心里不禁感叹:“此妇人耶?抑荷花耶?”

| 军旅之情

忆军营兵心永存

(退伍老兵) 王继东

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,1958年在义宅公社应征入伍实现梦想,成了一个真正的解放军战士,立志要当一名好兵。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,政府运送兵员的汽车都没有。1958年12月23日上午,天台籍的118名新战友,在接兵首长带领下,从天台北门老党校整装出发,高唱“我是一个兵”光荣启程。徒步行军途经三门、临海、黄岩,在椒江海门码头上岸,漂洋过海,历时四天三夜,于舟山沈家门码头上岸。约一公里路的急行军,抵达舟山芦花的新战友新兵营,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战友新兵们聚在一起,开启军营的新兵锤炼。在三个月紧张的新兵训练中,我曾担任文化速成班小教员,并出色完成任务,受营部嘉奖。兵员分配时,我有幸录取到师部通信教导营,学习无线电通信专业。三个月后,教练员发现我有点收发电报的技术特长,被编入报务员特训班学习。电报通信在当时的年代,算是最为快捷最为及时的通信手段,电

报有民用电报和军用电报。民用电报是通过当地的邮电局,采用国际电码本翻译发送。军用电报采用军事密码,经机要员翻译后发送,当时只有团级以上配备无线电台,电台十分珍贵,报文十分机密。那时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报务员,必须有坚定的意志锤炼,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决心。我一个出身于农村的初中生,自知更要加倍努力。学习报务技术非常辛苦,记得学前我是一个体重近65公斤的胖子,苦练收发报技术不到一年后,体重不到55公斤,中指被电键磨成肿大血茧,成为报务员的独有记号,久久不能消退。学期结业,我取得优秀,被评为五好学员,获得技术能手称号,晋升为上等兵。其他学员都被分配到各基层的通信单位工作,我仍留在教导营,担任1960年报训班的教练员,晋升为下士军衔,投身在紧张的报务专业教学中,为培养新一班报务员付出最

大努力。1964年军队减员,部队号召老兵要到地方去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。1964年3月,我和天台籍的10多个留队老兵一起退伍返乡回到天台。当时,退伍军人安置政策是“从哪里来哪里去”,其他战友办理了手续后纷纷离去,我却无家可归。租居当年土改分得的房屋,哥哥一家四人居住已很拥挤。而我在义宅下溪村入伍时,年近孤独的外婆原来居住的房屋已透风漏雨,根本无法安家。我很失落也很无奈,但又别无选择,只得将部队入党志愿书带交公社保管,兵役档案交到县人民武装部。后来义宅公社领导将我户粮关系落实在下溪大队,我一不懂农事,二不会农活,暂留在公社,安排了一个文化宣传辅导员职位,每月有8元钱的补贴,再做一些公社的抄抄写写等杂勤工作,也能给记分社分,回到大队参加分红。在公社抄抄写写等工作中,我接触到许多题材,有机会写一些通讯文稿,偶尔送去县广播站报

道,一次偶然机会,有幸认识了站长洪起西同志。他是舟山部队的转业干部,我是舟山部队的退伍军人,我们都曾在舟山部队当兵,战友相逢,分外亲近,一见如故,无话不谈。后来,我成了县站常客,1964年7月我被聘为县站通讯员,积极投稿,采用后有了一点稿费。1965年,县站特聘我为全县第一个公社亦工亦农广播线员,在义宅这一小天地内,管理发展广播喇叭,以收取广播费的百分之三十提成作为报酬。农忙务农,农闲务工,我就在广播最底层一步一个脚印做起。我十分珍惜这份工作,努力学习广播技术,以顽强的兵心意志,攻坚克难。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壮大,1972年,我在义宅成功地办起公社广播放大站,率先实现村村通广播,户户有喇叭。我也成了一名专职的广播人员。1978年,我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87年,我成为白鹤区广电站站长;1996年12月,在县局播出部主任岗位上退休。